

2017 中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典藏

门槛

马 强 著



宁夏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马强 男，回族，宁夏西吉人。宁夏作协会员。《父亲的遗言》入选《云蔚六盘——西海固中青年作家作品精选》。获2003年度《民族文学》“龙虎山杯”文学新人新作奖、固原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作品三等奖。著有小说集《雪落无声》。

封面题字 王应科

封面插图 魏廷玺

封面设计 马春辉

责任编辑 李彦斌

2017

中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典藏

博客里的郭文斌
悲悯
岁月剪影
景绿叶
行者
门槛
觉醒的花园
郭文斌等
了一容
周彦虎
李义
李继林
马强
马越



ISBN 978-7-227-06787-0



9 787227 067870 >

定 价

36.00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门槛 / 马强著. — 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2017.11
(中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典藏)
ISBN 978-7-227-06787-0

I. ①门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95221 号

中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典藏

门 槛

马强 著

责任编辑 李彦斌
责任校对 王 艳
封面设计 马春辉
责任印制 肖 艳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出 版 人 王杨宝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网 址 <http://www.nxph.com>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网上书店 <http://shop126547358.taobao.com>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电子信箱 nxrmcbs@126.com renminshe@yrpubm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19391 5052104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7153

开本 720 mm × 980 mm 1/16
印张 15 字数 230 千字
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227-06787-0
定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救 济 /	001
刺玫花 /	016
人 世 /	029
宰里哈的收获 /	039
工作谈 /	059
父亲的遗言 /	073
完 整 /	087
郝主任的画像 /	096
老王和黑头羊 /	105
一封信 /	113
黄老邪的心思 /	128
黄老邪 /	145
棕色皮鞋 /	159
寇 儿 /	175
门 槛 /	181
喜悦的历程 /	222
后 记 /	227

救 济

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,将见其善报;作一个蚂蚁重的恶事者,将见其恶报。

——题记

天麻麻亮,山畔露出一条白线,东方动了。村口开始热闹起来,学生急匆匆,吆喝耕牛声不断。舍子背了一背篓柴,顺手抓了一把,点着了灶火,炊烟袅袅升起,一直向四周扩去,整个村庄被笼罩在一片烟雾中。她又急忙向牛圈走去,解开牛圈门上的扣子,然后轻轻地推开门,把一背篓草倒进敞圈的槽里,老骟驴慢悠悠地来到槽前,用嘴拨拉着草,眼眶边淌着一股泪水,精神不佳。始终不见牛出来吃草,平日里它们会为一口草发生冲突互不相让,在劳动中它们配合默契,谁也不欺骗谁,他们是最后的搭档。

舍子唤了几声牛,还是不见动静,感觉不对劲。她走进栅子一看,牛躺在粪堆里,四蹄蹬天,没有了生命迹象。她哇的一声,跑出了牛圈,跑进了西厢房,叫起了卧炕几年的掌柜的。舍子搀着掌柜的蹒跚到牛圈,他蹲在牛旁,轻轻地抚摸着牛头失声痛哭。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么哭过,那时,他把哭声压在了心底,没有释放出来。

此刻,舍子家院子里人影攒动,有提水桶的,有拿铁锹的,她家的灶房着火了,火苗蹿上了房顶,灶房化为一片灰烬。

家里干活儿的主要劳力没了,几十亩薄地无法耕种,掌柜的又吐血了。

村支书得知情况,把消防队叫来做了失火原因调查,并写了一份报告上报到了乡政府。

一个月过去了,她没有见任何救济。

舍子守着炕上奄奄一息的掌柜的,看着可怜的三个娃娃,想着这个日子咋个过法。在邻居的劝阻下,她勉强活了下来。

“政府是人民的靠山,是为人民服务的,有困难找政府。”

舍子在这栋大楼里来来回回跑了近一个月,一直没有找见包片领导和乡长。偶尔,遇上个好心人,会偷偷地告诉她,包片领导在二楼的那一头,乡长在四楼的这一头。

舍子个头不高,有一米四八左右,搭一件粉色的头巾,黝黑粗糙的皮肤上布满皱纹、斑点,一张蜡黄的脸上没有光泽,两颗假牙时不时外露。她在办公室遇上所谓城里的势利眼,就是包片领导和乡长在办公室,也不会告诉她,一句话就把她打发走了。她两眼一抹黑,认不得包片领导长啥样子,更不认得乡长是啥长相。

这次,如果不是家里掌柜的有病,舍子这辈子根本不知道“衙门”的大门是朝左开还是朝右开。她一直在四楼楼道口徘徊,时不时地向敞开着门的办公室里张望。她没有勇气走进乡长的办公室张口要救济。她觉得自己有一张脸,这张脸比不上达官显贵的脸,但也是一张有尊严的脸,脸不管是圆的还是方的,都是爹妈给的脸,但差距咋就这么大呢!作为一个人,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,活得要有尊严。她向乡长办公室门口走了两步,又往后退了三步。她很胆怯,不敢进去,怕碰壁,怕乡长不签字。

舍子把一张介绍信捏得皱皱巴巴,纸质已变软发黄,字体有些模糊,边缘裂开了口子。她的心碎过无数次,被泪水淹没过无数次,脸被泪水洗干净又变黑,又有谁能懂得她的心呢?她只希望她的家庭幸福,让她的丈夫、儿女身体健康,让他们一起下地收割麦子、胡麻,挖一蹦蹦车洋芋去市场变卖了,挂一蹦蹦车炭,煮一锅洋芋,下一口腌制的咸菜,心里就美美的了。如今,她穷困潦倒,这样的生活都无法实现啊!每天早上天刚放亮,形形色色的人就拥堵在乡长办公室门口。有汇报工作的,有哭穷要低保的,有要

廉租房的,有和她一样找乡长签字的,还有死皮赖脸一直坐着不肯走的。

早上她水米没打牙,就一直守候在乡长办公室门口观望。这时,她感觉有些眩晕,靠着楼道的墙壁缓缓坐了下去,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乡长房里的人还是那么多,她着急得脚要炒菜。这时,一个着装很洋气的女人对她说:“我见你在这楼上跑的次数也多了,你还坐在这儿等啥呀?赶快进去吧!乡长马上又要去县上开会了。”

舍子有气无力地说:“屋里有人呢,怕把乡长打搅了。”

“看你傻嘛!乡长房里哪天没有人啊!脸皮放厚些进去,你肯定是有难处了,没有办法了才找乡长来了么,我能理解你的苦衷。”

舍子的泪一股一股地涌了下来,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她接过这只洋气女人带着香味的纸巾,捂住脸放声大哭。她想起三个未成年儿女需要她的抚养,她站了起来,蹒跚着走了进去。她还没有开口说话,乡长站起来说:“你咋又来了啥?我要开会去了。”

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见乡长要走,从口袋掏出两张介绍信。乡长一把拿过介绍信在右上角签上了字儿。

舍子也把握得皱皱巴巴的介绍信轻轻地放在了办公桌子。乡长一屁股坐在皮椅子上转了一圈儿,也不看介绍信,然后对她说:“你们这些人就把人臊死了,家里有困难要自己想办法克服呢。”她看着枣红色的办公桌上搁着一摞摞文件很扎眼。乡长手里拿着黑色中性笔转来转去地玩着,就是不看介绍信,而是盯着看她,想着她是一个不务正业、靠要救济过日子的女人吧。她看着乡长怀疑的眼神,心里一阵发毛,低下了头,看着条绒布鞋里十根活动的脚趾。她对乡长哭诉家中的不幸和生活的艰辛。乡长摆摆手,不让她说这些困难。她又掏出掌柜的在西京医院检查的病历让乡长看。乡长一下生气了说:“我是一乡之长,管十几万人呢,哪有时间看你这些东西呢,都像你一样,我一天还工作吗?”乡长根本不听她的诉说。

一缕阳光从窗框射进来,映着乡长的脸,把他的半截身体投映到墙上,他的言行举止在墙壁上一闪一闪。

乡长给大洼村支书挂通了电话,支书屁颠屁颠地来了。他不问青红皂

白,当着乡长的面对她劈头盖脸一顿臭骂:“你在家里不坐着,跑乡长这儿告状来了,上次已经把你家照顾了,米面油也给你了,你还要做啥呢?”

为了给支书面子,她也没有辩解。心里的委屈只有她自己最清楚,她是那么的无助,有些话她说不出口。如果对着乡长的面把事情抖搂出来,支书就会说她在乡长面前告黑状,回到村上会找茬儿的,她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,娃娃也就没有路可走。还会拖累久病在床的掌柜的,只要掌柜的活一天,她有丈夫,别人不会说闲话。

乡长见她一言不发,拿起桌子上皱皱巴巴的介绍信,皱着眉头问支书:“为啥你在这张介绍信上没有签字?”

支书见乡长不高兴,急忙解释:“我这几天忙着呢,估计是会计忘记了,没有写名字。”

乡长又问:“她家情况咋样?”

支书支支吾吾地说:“她家里掌柜的有病呢,现在享受一个人的低保,把病得上了,也不能怪政府和其他人。”

乡长催促支书在介绍信上签了字,让她又去找分管财务的两个领导签字,然后乡长签上了自己的大名。

支书将介绍信塞进舍子手里说:“乡长把你照顾美了,给你批了三百块钱,现在找会计办理去。”

舍子声泪俱下地说:“掌柜的已断药一周了,三百块钱够干啥?”她扑通跪在了乡长脚下。支书一把将她拽了起来,呵斥道:“你这是干啥呢?今天你就是把地跪烂,跪个坑也没有人管你。这是他自身的灾难。”

乡长气得也叫嚣:“看你失笑嘛,跑乡政府撒野来了,救灾资金只能解决三五百块钱。”他拿着笔记本,甩开门走了。

“你一个种地的瓜百姓,看把乡长气成啥了?你还不肯罢休,赶快起来回去。拾到篮篮都是菜。”支书见她坐在地上不起来,又告饶似的说,“你赶紧起来回去啥,不要再臊人了,以后你家娃娃要是考上学了,村上优先考虑你家。”

她弱弱地问:“支书,你是一村之长,我儿子学习成绩好,要是考上高

中,你要给个低保呢。”

“只要你家娃娃争气,考上高中了,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。”

支书指着丢在地上的介绍信,她明白了。这时,她把目光移到介绍信上,右上角醒目地写着:解决救灾资金叁佰圆整。她只认得大写的“叁佰圆”,这些字儿都是儿子教她的。

舍子来到会计办公室。会计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,她和蔼可亲,说话慢吞吞的。会计伸出手说:“把你的东西拿来我看,身份证、户口簿、一卡通的复印件,还有你的私章。”她一听会计要这么多复印件,觉得手续很繁琐。她边从亲戚送的黑色人造革皮包里翻出身份证,又把包里的一堆烂纸倒出来,找会计需要的东西。她的眼泪是那么的容易,说流就流下来了。会计见这种情况,帮忙找出了她需要的东西。此刻,她心乱如麻,觉得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意义,心里焦躁不安,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快要崩溃了。会计给她倒了一杯水,让她压压郁闷的心情。

会计笑呵呵地说:“你看!这些纸都成一堆毛衣了,把没有用的这些东西丢了去。”

舍子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,羞涩地说:“这些烂纸是掌柜的病历和发票,我不能丢啊!等娃娃长大了要给我妈报恩呢。”她边往包里装发票,边抽鼻子,心里难受,不住地哽咽,看似很委屈、伤感、无助。这每一张发票里凝聚着八十岁母亲无私的爱。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母亲知道女儿所承受的委屈和生活上的不如意。她经历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和精神打击。母亲看在眼里,却急在心里!每月将她的高龄津贴全给女儿补贴家用。她每去一次娘家,母亲就把省吃俭用攒下的钱,二十块、三十块、五十块地接济她。她也拒绝过母亲的帮助,但是母亲还会竭尽全力地救济她,经常拽着她的手,央求她把钱拿上。母亲泪眼婆娑的,使她再无法拒绝。这是老人家的一片心意。她的脸烧辣辣的,心里千次地咒骂自己,不要脸的东西,半截身子进了黄土的人了,还要八十岁老妈的救济啊!她跑出娘家的大门,沿着崎岖的村道疯狂地一路奔跑,想把这沉重的负担从身上抖落,她使尽了浑身解数都没有将沉重的包袱拿掉,只是出了一身臭汗。每当她回想起这

些事情,心就碎一次,心情一落千丈,不想活的念头就会浮现一次。

会计的一句话打断了她的思绪,“章子就不盖了,你会写名字吗?”

舍子微弱地回了一声:“啥?”觉得眼前恍恍惚惚,有些眩晕,她扶着桌子硬撑着。会计见情况不妙,上前扶住让她慢慢坐下,缓了一会儿。会计将自己早上没有吃完的馒头让给她吃,她觉得不好意思,作假不吃。

“你是严重的低血糖,营养不良。饿了就要着吃,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,你要为家里的三个娃娃着想呢,你要是再倒下了,你的家就彻底完了。你要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,要饭也要把娃娃抚养成人。”会计的一番话让她心头一亮,像打了一针强心剂,使她有了精神。

舍子战战兢兢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“王舍子”。这是她四十五年来第一次在正规的纸上歪歪扭扭地书写自己的名字。这个功劳应该记在儿子身上,儿子教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。为了写她的名字,她推诿抵触过,想着会写名字没有用处。今天终于用上了,她觉得心里很舒畅,也很欣慰,觉得自己有文化了,不是一个睁眼瞎了,虽然字儿写得不是那么工整,像她一样难看,但是比邻居马妮子强啊。马妮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呢。

舍子的目光移到会计办理的一张介绍信上,上面竟然写着:“壹仟圆”,被救助的人竟然是支书的老婆李舍子。她仿佛被别人撕去一层脸皮,她的脸烧痛烧痛的,手指不断地捏着衣襟,捏了又捏,脚使劲踩着地板,踩了又踩。

舍子没有想明白,也没有想通,心里始终有个结,这个结使她很郁闷,无法释怀。她想起了乡长说的话:“一张介绍信只能解决救灾资金三五百块钱。”

为啥乡长要给支书老婆解决这么多钱呢?这是对她这个善良人的一种欺骗,她家里灾难这么大,只解决了这么一点儿,不够掌柜的买一瓶药啊!

舍子忍不住问会计:“这张纸上写的名字是不是‘李舍子’?”

会计没有明白她的意图,慢吞吞地说:“就是的。你识字呢?”她把手缩了回去,又看看会计,嘴角微微一笑说:“这个名字的字儿和我的名字的字儿一样嘛,就前面的那个字儿不一样,我冒猜的。”

会计见她可怜,就掏出了一百块钱让她补贴家用。她谢绝了。会计嚷着:“这是我的心意,你拿上。”

舍子伸出一双又黑又瘦的手羞涩地接过会计右手递过来的一百块钱。她接过钱的瞬间,脸涨得通红,整个人像凝固一样,咽喉像被啥东西卡住了,呼吸变得急促,哽咽着说:“谢谢!谢谢!”

会计看着面前这个农村女人,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,像被谁拧了一把,无比地难受。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,她那瘦弱的身子骨能挺得住吗?

舍子舍不得花一块钱坐公交车,经常步行十公里回家。今天,她站在大门口,向院内望去,低矮简陋的土坯房,像一只丑陋肮脏的怪兽卧在那里;灶房的墙壁黑洞洞地像地狱,墙上的块块泥巴像悠悠岁月的鳞片,院墙上的墙垭已脱落,家显得破落不堪。西墙边陈旧的麦秸垛有些年成了,现已变黑发霉。房前屋后绿的是树,黄的是花,红的是果,在徐徐清风中摇曳,把院子周围点缀得绿意盎然,给她心灵一点慰藉。她又想,只要人的身体健康,有一个栖身之地就足矣了。

这时,儿子兴冲冲地从大门外跑进院子里,高声喊:“阿大!阿妈!我考上省城一中了。”省城一中是全省最好的高中。

儿子将一份录取通知书双手递给卧床的父亲。父亲捧着儿子粉红色的录取通知书,眼含热泪,他抚摸着儿子的头,有好多话要说……她捧着儿子的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,心里着急啊!儿子的学费去哪儿凑?成了她的一块心病。此刻,没有人说话,家里静悄悄的。考上学应是一件喜事情,他们一家却高兴不起来。他们沉默了一会儿,一家子抱头痛哭。

七年前,舍子的掌柜的在西京医院检查出是肝硬化晚期。这对她一个农村妇女来说,根本没有听说过啥是肝硬化晚期,对“肝癌”这个词是那么的陌生,就像她们新婚的晚上,身边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,他的身体是那么的僵硬。从此,这个陌生人就是她的男人。在她的不断追问下,医生才告诉她,你男人的病情很危险,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多了。她的脸唰地一下变得苍白,大脑一片空白。她又把医生骂了个狗血喷头。他的身体是这么的强壮,不可能的……

舍子家掌柜的能活这么多年,简直是个奇迹,首先与她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,其次是长期坚持吃中药的结果。

当晨光跃出山头,舍子已蹲在芹菜地里给合作社铲菜,两脚沾满了泥巴。她经常忙碌在田间地头,饥一顿饱一顿,只顾忙着给儿子挣学费,多时午饭也没得吃,咬几口干饼子。男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他在炕上躺不住了,偷偷地溜出家门,转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没有找到可干的活儿。他没有一技之长,苦力活儿又干不动。眼看着儿子入学的日子临近,几百块钱的生活费把他愁住了。他边走边想,去抢银行吧!拖着个病身子咋个抢法?为几百块钱抢银行不值得,如果抢不成功,把自己命搭上倒也没有啥,今后,老婆娃娃无法做人,儿子出门会抬不起头来,长大没有人给媳妇。他站在金三角的十字路口沉思良久,准备实施一个绝妙的计划,他向大货车跟前走去,这时,大货车司机喊:“哎!我拉了十吨水泥,你卸吗?”他一下感觉到了心脏的存在,连忙点头,表示同意,他又问:“卸一吨水泥多少钱?”

“一吨二十五块钱。”

他再没敢讨价还价,生怕到手的鸭子飞了。

大货车一辆挨一辆地停靠在新建的高速公路收费口边。这时,另一辆大货车司机骂了他一句:“你个傻 。”他弱弱地看了他一眼。

他用瘦弱的肩膀扛完了十吨水泥后,再也无法直起腰来。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,他用左手捂住右上腹部,仿佛捂住了一捧血水,生怕一松手就从指缝漏了。他的左手始终捂在胸口上,右手里捏着两张红面额和一张绿面额的人民币,斜身靠在收费站的立柱上。明显感觉到肝碎了,血水溢满了角角落落,最终从嘴里喷洒而出。当从噩梦中微微睁开眼,眼前被一片白色包裹,白色的墙面,白色的人影,白色的床单,他的神志渐渐清醒。

“我咋在这儿呢?”他问。

护士递过一张单据说:“十七床,赶快交费去。”

他有气无力地问:“多少钱啊?”他倒抽一口气,撩开衣襟,摸着右胸部,“我不想活了,把娃娃拖累到啥时候呢?”从床上往起一翻,就哇哇吐了几

口血，面部肌肉开始松动，脸色如一张透明的白纸，一把将输液管拿掉了。

一下子，十七号病床热闹非凡，护士急匆匆。大夫在楼道里找病人家属签字。舍子给掌柜的堂叔打通了电话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大夫又扯破喉咙大声喊：“十七床病人家属来签字。”她紧张地乱了手脚，不知所措，刚点头。手中的笔始终没有落到纸上。幸亏掌柜的堂叔及时赶到，并送来两千块钱，做主签了字。

在死气沉沉的医院里，眼皮子一抬一周就过去了。她把嘴搭在洗手间的水龙头上，咕咚咕咚喝下几口生水，身体的某个部位七上八下，热乎乎的血液凉下去了半截。她屏住呼吸，想让心静如水，但一直做不到，有一种感觉，好像要山崩地裂，人快要窒息，世界末日来临。她扭过头来，对着镜子里那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、脸像吊死鬼的黄脸婆说：“喂，看你的样子，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啥意思呢，看你把日子过成啥了。”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打断了她的一切思绪。“十七床病人家属，交药费去……”又是那个胖护士在喊她，要她去交费，她的头比背篓大，眼前呈现出一摞摞人民币。她抹了一把湿漉漉的嘴，甩甩手指，呆呆地立在护士台边，看着正前方的胖护士，心想：能不能把你的这身肉给我匀几斤。胖护士扳扳她的下巴，又拧拧她的面肌，但她始终没动，好像变成了植物人。过了半天会儿，她说：“我累很，想睡觉。”

舍子抽了抽鼻子，把头上的头巾整了整，扭过头去。掌柜的提着一个塑料袋站在她身后。她又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看他精神焕发，对她微笑着说：“我感觉好多了，咱们还是回去缓着吧！这病暂时不会要了我的命，因为我在这个阳世上的罪还没有受够，还得继续煎熬病痛的折磨。”

“看你的乃个势啥，我算是服你了。”舍子骂了一句。

掌柜的态度很坚决，在医院里一天都不想住了。她也拗不过他。他决定的事情，八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
舍子搀着掌柜的胳膊刚进家门，屁股还没有暖热。堂婶风风火火地从大门外进来，两手叉在腰间，撒泼说：“把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你男人还没有死么，你勾引别的男人？”她觉得莫名其妙，不知婶子发啥神经，想解

释都不给她机会。她真是一头发疯的母老虎,没有一点儿同情心,更没有人性。她掌柜的手里拎着的茶杯落地了,清脆的瓷碎声惊醒了院里围观的人。鲜红的血从他嘴里大把大把地涌了出来。他扶着门框,对着站在院里的婶子说:“婶子,你的心太硬了,比石头还硬。你是为了那两千块钱而来的吧。我死了,有我儿子给你还呢,你不用怕,别再刁难她了。”此时,她真想一头扎向深渊,逼得没法活了。

在邻居的劝说下,围观的人都散去了。茶余饭后,村口上人们都议论纷纷,闲言碎语淹没了整个村庄,淹没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。现在的社会,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是那么的脆弱,对人没有说善言的、和睦亲邻的、救济平民的。堂叔看在眼里却急在心里,只有暗地里帮助。

儿子入学已临近。舍子两口子干着急啊!该想的办法都想了,实在没有办法可想。录取学校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后,把该减免的都减免了。入学要带学杂费及生活费等二百四十五元,家里一块钱都没有的,为了让儿子上学,她把掌柜的药停了。掌柜的想过自杀,但又一想,一个活生生的人,如果自己结束了自己的性命,天不收地不管,就是孤魂野鬼。要是以上吊方式自杀的人,舌头吐在胸前,样子特别吓人。他就放弃了轻生的念头,准备就这样活着,等待那一天的来临。

太阳悬在湛蓝的天空,柔柔地抚摸着大地。舍子准备去地里拔麦子,她不想让掌柜的去陪她,但掌柜的坚持要去地里陪她。因为山里太寂静,没有人陪着她说说话,怕她太孤单了,容易中邪。他们是一个战壕里同甘共苦的战友,更是亲密无间的夫妻。他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和最亲的人还能说多久话。

他拍着舍子的肩膀,拿了一条驴背上曾经盖过的褥子,说:“走吧!我陪你拔麦子去。”舍子挽着掌柜的的胳膊向水泉坪沟口走去。

来到地畔,他把褥子铺在割过的麦茬地里,望着一望无垠、金黄色的麦田浮想联翩。舍子一趟接一趟地拔麦子,汗浸湿了衣服。一会儿,白云隐蔽了日头;一会儿,日头从云层间隙再现。云朵变化无常,形状不一,有的像一匹疾驰的骏马;有的像一头金黄色的牛,全美无斑。日头快要落山的

时候,他用手指戳了一下舍子的后腰,她斜过身:“咋了啥?”

舍子伸展开蹲得麻木的腿:“快给我把脚拽拽,腿抽筋了。”

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:“唉!疼也得忍着点儿。”

舍子斜过身子,躺在麦地里舒展筋骨。

碎女儿牵着家里仅有的那头老驴,也来到了地畔。毛驴不听话,时不时地伸长脖子吃青草,又抢吃麦穗。碎女儿喊:“阿妈!我们马上要开学了,你给我把……”碎女儿的话还没有说完,舍子暴跳如雷地站起来,腿也不抽筋了,疯了似的向地头西边的山崖边跑去。碎女儿在舍子屁股后面追撵着,哭喊声撕心裂肺,震彻山谷:“阿妈!阿妈!我再不要钱买校服了……”

舍子跑到山崖边停住了脚步,碎女儿的不断哭喊,拯救了她的冲动。她恍惚的神志猛然清醒了,情绪也稳定了。

在落日的余晖下,碎女儿抱着舍子的腿跪下,不肯松手。

三人抱在一起痛哭。

他已经好久没抚摸舍子了,她身上的肉越来越少,骨头有点刺手了。他的心在滴血!

“对不起。让你们娘母受罪了。”

“你我都不许再有这种想法,我们都要好好地活着,不能自己作贱自己。”

“我们要好好活着,等着享儿子的福呢。”他微微一笑说。

“好。我要饭也要把儿子供养着上大学。”她点着头说。

夏天的夜晚,一片漆黑。舍子躺在炕上,看着黑乎乎漏雨的房顶,脑海里一片茫然。掌柜的吃药的钱都没有着落,哪有能力危房改造。娃娃上学在即,她心如焚烧。

舍子揉揉睡眼,晚上竟然和衣而睡。她抱了一捆胡麻柴,烧了一壶开水,煮了一锅洋芋和玉米,然后给老骡驴倒了一背篓草料,给鸡拌了一盆食,放在院墙边上。

早晨,舍子的心情不错,感觉要救济的事情能顺利实施。星期一是个